

王斐 著

梦断佛罗伦萨系列之一

韶华魅影



作家出版社

梦断佛罗伦萨系列之一

韶华魅影

王斐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韶华魅影：梦断佛罗伦萨系列之一 / 王斐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5063-8730-9

I. ①韶…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660 号

韶华魅影——梦断佛罗伦萨系列之一

作 者：王 斐

责任编辑：徐 乐

装帧设计：美 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206 千

印 张：17.5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30-9

定 价：3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爸爸，你永远是我的第一读者。



十五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半岛

这最后一卷书将以恐怖和流血开始，以悲伤和眼泪
结束。

——《佛罗伦萨史》，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0. 引子

1478年4月26日，午后

已经跟着人流走到城门口，眼看就要出城的皮克罗，突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再看一眼。她前思后想，怎么都觉得现在跑回去简直是全世界最愚蠢的行为，别说会被抓住，就算不被抓，等一会儿领主宫里的大钟响起来，全城戒严，自己肯定也会滞留在城中，搞不好复仇大业还没开始就先被暴民砍死。

她一边历数一百个不应该回头的理由，一边急急忙忙抄小路往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方向疾行。她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晚春午后，一路急匆匆地穿过佛罗伦萨的小巷，额头泛出细密的汗水，胸口一起一伏。她不小心撞到的路人是不是会错当她是个思春的少女，担心那个去参加复活节大弥撒的恋人，勉强穿上男装朝主教堂跑去，就是为了要确认恋人的死活？当然，路人恐怕是看不到她右手上被勉强抹去的血迹。就算看到了，也绝对想不到，这是她几小时前一刀捅死自己“恋人”的时候不小心溅上的。

皮克罗虽然穿着男装，但是也并不很刻意掩饰自己是女性的事实。本来以她那种娇小的个头、单薄的肩膀，再怎么乔装打扮也不

太可能被人当成男人。所以我觉得皮克罗在那个阴郁的夜晚下决心从此绝不再着女装，大半是为了了一些虚无缥缈的原则，而不是出自务实的考虑。

皮克罗并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就算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也只能算是气质美女，放在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就更显得格格不入。她的额头很窄，并总是严严实实地被刘海遮住，头发又粗又硬，极其顽固地卷曲着，就算是在脑后梳成马尾辫，也这一缕那一卷地支棱着。浓密的眉毛在中间靠后的部位很严厉地挑了起来，玫瑰色的嘴唇太大太厚，给她带来一丝不合年龄的成熟风韵。皮克罗脸上让人着迷的就是她那双紫罗兰色的大眼睛，睫毛很长，眨眼的时候会像蝴蝶翅膀般上下扇动着，给那双眼睛带来一丝神秘而魅惑的味道。可惜，皮克罗就算是着女装的时候，似乎也并不懂得运用自己得天独厚的特征，一双眼睛动不动就充满挑战意味地盯着别人，完全不留一丝余地。

太阳穿过密密匝匝的房屋把石板路切成明一条暗一条，皮克罗的身影如白驹过隙，也一明一暗，犹如她的心情起伏不定。各大主要干道上挤满了仓皇出逃的外来香客，以及不明真相站在路边询问的本地住户。各种流言蜚语在人们的嘴唇和舌尖上跳来跳去，变得越来越夸张。

“罗伦佐和朱利亚诺都死了！”

“美帝奇家族完了！”

“领主宫被外国人占领了！”

“佛罗伦萨沦陷了！”

接近主教堂的几个街区反而很清静，弥撒上的血腥屠杀让本来人声鼎沸的街道变得空无一人。临街的商家要么大门紧闭，要么来不及收摊就慌忙逃命，货物还留在架子上无人看管。皮克罗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看到佛罗伦萨市中心杳无人烟的样子，不由得减慢步伐，

环顾四周，一阵风吹过狭窄的街道，窄巷窗户之间还晾着的衣服随风轻轻摇曳，地上飘过碎纸和树叶。皮克罗抬起头看到主教堂红色的拱顶和乔托设计的白色钟楼，深深吸了一口气，有点无奈地对自己说：既然来了，就去看个清楚吧。

佛罗伦萨主教堂在几个小时前还人声鼎沸，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参加由红衣主教主持的复活节周日弥撒。佛罗伦萨主教堂被装点一新，由美帝奇家族“御用”的绸缎供应商杰斐洛提供的上等丝绸，富丽堂皇地挂在主教堂屋顶上，又从两侧彩色玻璃窗户之间垂下来。“御用”这两个字说来也真是有点讽刺，佛罗伦萨是个共和国，就算是有贵族，美帝奇家这种暴发户也算不上，哪儿来的“御用”。但是又没有其他更好的词来形容杰斐洛和美帝奇家的关系，我总不能在开篇头一页就平白地告诉你，杰斐洛其实是美帝奇家族不怎么可靠的情报头目吧。

还是再回来继续说红衣主教的弥撒：佛罗伦萨各大家族主要成员都穿上自己最昂贵漂亮的衣服，带着一大群男女仆从挤在教堂里，一点都不虔诚地跟着红衣主教低头祈祷。私底下，男人们之间谈论着政治，女人们之间谈论着衣服和情人，小孩子则在裙子、斗篷、刀鞘、靴子之间钻来钻去，间或夹杂着保姆用人轻声呵斥的声音。平民则只能站在教堂外面，有人低头祈祷，有人伸头伸脑往主教堂里看，大家嘁嘁喳喳闲聊。一直被战争威胁笼罩的佛罗伦萨，总算可以借红衣主教来访的机会，用美帝奇家族的钱大吃大喝，开心一下了。

谁能想到，刚刚还充满喜庆气氛的主教堂，现在却一片狼藉。

昂贵的丝绸装饰被撕成一条一条，被人群踩踏，脏兮兮的像抹布一样拖在地上。教堂里到处都是杂物，人们掉落的衣服，贵妇人慌忙之中遗落的装饰品，被踢飞踩烂，混着泥土和血渍，跟垃圾卷在一起。翻倒的条凳和烛台，拉拉杂杂地堆在这里那里。

皮克罗走进教堂之后先被一股诡异的味道冲击，然后才注意到地上的尸体。

空气中弥漫着弥撒燃香的味道，混杂了臊味和血腥味。臊味估计是有人在逃跑的时候吓尿了裤子，或者是被混在人群中的雇佣兵砍死的时候尿尿横流。血腥味则无须解释。皮克罗捅了第一刀之后，趁旁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悄悄离开。但是如果帕奇和手下按计划行事，混在人群中的雇佣兵会趁乱干掉美帝奇家族的盟友。不过，皮克罗当时就想，到了关键时刻，谁还管盟友不盟友，肯定是见人就砍吧。“见人就砍”，这个在计划的时候一带而过的隐患，现在终于变成了实打实的血味臭味残肢断臂。尸体中有的捂着自己的伤口，脸上一副无法相信的惊讶表情；有的背靠有条凳旁边，肚子被剖开，肠子流了一地；还有人脸朝下，背上是一条恐怖的伤口，手徒劳地向前伸着。虽然皮克罗可以说是这一切悲剧的策划者之一，但是看到自己的杰作，一时间也无法接受。

她早就知道会死很多人，她那天晚上盯着桌上的小瓶毒药绝望到肝肠寸断，觉得全天下都辜负她，而她要报复所有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最好大家都死光。在米兰的时候，看到那几个刺客被大卸八块挂在城墙上，她不也很有型地摆出了冷酷的微笑吗？但小朋友们在怨天尤人的时候发下的毒誓，终归还是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皮克罗这个时候突然觉得肠胃里翻滚起来，不得不很丢人地跑到墙角干呕了半天，因为早上没吃东西，所以也吐不出什么来。好在旁边只有尸体，死人还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

既然已经这么白痴地跑过来，她一边干呕一边想，就一定要看清楚！

皮克罗直起身，拽着斗篷捂住鼻子，小心地在尸体中穿行，尽量避免自己的软皮靴子碰到血迹和其他污渍。她左顾右盼，终于在

靠近祭坛的地方看到了她想找的那具尸体。朱利亚诺·德·美帝奇孤零零地趴在一大摊已经渐渐凝固的血泊里，原本是酱红色的袍子被染成深紫色，宝蓝色的插肩外套已经被乱刀砍得面目全非，只有下摆上的图案仍旧依稀可辨——金色盾牌上缀有六个深红色的球，代表支撑美帝奇家族的六大产业：银行业，纺织业，洗染业，药品制作，丝绸织造和工艺品制作。

皮克罗慢慢地走过去，不知不觉中屏住呼吸。在离尸体还有几步的地方，她的胸口突然毫无预兆地疼起来，就好像有只看不见的手紧紧地抓住她的心脏，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弯下腰，强迫自己深呼吸，紧紧地咬着嘴唇，喉咙里又酸又涩。她弯着腰站在那里喘了一会儿，终于抬起头来，觉得自己实在是愚蠢到极点。几个小时前她躲在人群中，一刀扎进朱利亚诺后腰那种毅然决然的气魄哪儿去了！她清了清喉咙，在空无一人的教堂里逼自己摆出一个满不在乎的微笑，也不知道是摆给谁看。

有几只乌鸦飞进来，冲着她哇哇地叫了两声。皮克罗有点恼羞成怒，随手捡起不知是谁掉落的鞋子，朝乌鸦的方向扔了过去。结果在离乌鸦好几尺的地方，有气无力地砸在墙上。经过这一番有点荒唐的对峙，皮克罗好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勇气，朝朱利亚诺的尸体走过去。

皮克罗停在朱利亚诺的血泊旁边，有点不知所措。她思前想后，总觉得既然来了，总要看到脸吧。于是，她抿着嘴唇，像踩钢丝一样僵硬地张着手臂，踩着已经快要凝固的血，感觉鞋子下面黏糊糊的一片，有点恶心。她跪在朱利亚诺旁边的血泊里，裤子靴子斗篷上都黏糊糊地蹭上了血迹。她吃力地把尸体翻过来，把那颗金色的头颅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朱利亚诺的脸上和头发上都沾满了黏糊糊的血污，混合着泥土，脏乎乎的一片根本看不出模样。皮克罗用袖子擦干净他脸上的血迹，一边擦，一边担心帕奇那个无赖可不要一

刀砍在朱利亚诺脸上，那样的话可就不能举行开棺葬礼了。她就这样机械性地擦着，擦着，曾经那么熟悉的脸忽然间就直愣愣地出现在自己面前，皮克罗一下子停止了呼吸。

朱利亚诺脸上并没有受伤，他眼睛还睁着，棕色瞳孔还带着临死前的惊恐和绝望。嘴巴半张着，好像在呼叫，嘴里都是血。皮克罗几乎是无意识地把她前额的头发一丝一丝地拿开，一边伸手摸着胸前模糊一片的刀伤，再回手摸到他背后腰际那个小小的开口。肯定不是致命伤，她默默地对自己说。

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的朱利亚诺就这么被自己和帕奇那个无赖捅死了。

突然间，她再也忍不住了。她再也扮不出皮克罗的样子，绯蒂丽卡那止不住的泪水从心底里涌了出来。她发不出声音，只是默默地哭着。她抱着朱利亚诺，一遍一遍吻着他的嘴唇，已经没有生气的嘴唇再也不能那么温柔地笑起来了。泪水混合着唾液混合着朱利亚诺的血液，粘在绯蒂丽卡的嘴唇上。她的朱利亚诺，佛罗伦萨的金色少年，新雅典的阿波罗，她那个还没起名的小婴儿的父亲。教堂里只有绯蒂丽卡哽咽抽泣的声音，连偶尔会叫两声的乌鸦们好像也因为对她心存怜悯而默不作声。

突然间，蹲在房梁上的乌鸦被惊动，哇哇哇的叫声，翅膀拍打的声音，夹杂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教堂里回响。绯蒂丽卡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到一个披着亮丽蓝色斗篷的人从门口快步走过来。是他，绯蒂丽卡有点迷茫地想着，他终于也来了。

于是，我们的两位主角就都凑齐了。不过他们俩之间并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情欲，请大家不要期待。

杰斐洛本来也想出城的。他早就知道美帝奇兄弟今天会被刺，不但他知道，被刺目标之一的罗伦佐也知道。他对罗伦佐也算是仁至义尽。虽然这些年来做出一副忠犬的态度，但是他的身份罗伦佐

早就知道，现在离开也很难说是背叛。不管刺杀行动结果如何，城内肯定大乱，他的目标也算是达到了，对自己真正的主人多少有个交代。

他现在应该离开意大利，回到君士坦丁堡。虽然不能说是衣锦还乡，但至少并不是空手而归。不管怎么说，他最终也只不过是父亲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本本分分地回到棋手手中。想到这里，别说是我，就连杰斐洛也忍不住自嘲，本本分分的棋子？他自从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根本就没有本分过吧？他落到现在这个境地，说来说去，自己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只有他自己安慰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才把过错都推给他那个好几十年没见面的父亲。

而杰斐洛这么急急忙忙地往主教堂赶，连自己都不太清楚为什么，只能不干不脆含情脉脉地为自己任性的行为找些诸如“我终归不能丢下美帝奇兄弟不管”这类苍白的借口。

于是，杰斐洛也很不明智地跑到主教堂来，脑子里几乎是跟皮克罗一样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就是要搞清楚才行。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跨进大门。

在教堂另外一头的绯蒂丽卡擦干净眼泪，抱着朱利亚诺的头，有点漠然地盯着他。她从来就没待见过这个虚荣的家伙，火烧眉毛了也不忘打扮自己。杰斐洛穿着佛罗伦萨最流行的绿色棕色条纹插肩短夹克，身上随便披着一块厚厚的亮蓝色丝绸当斗篷，当然不是为了保暖。丝绸一角就这么一路拖在地上，已经有点破损了。杰斐洛一边把一路跑过来有点褶皱的衣服拉平，一边左右张望。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先来教堂。他应该先去美帝奇宫，罗伦佐和朱利亚诺肯定在那里，两个人都平安无事。他应该先过去跟两个人再表个忠心，特别是要跟罗伦佐解释一下自己今天没有应他的要求去美帝奇宫的原因。不过，他一路上也听说教堂里死了人，美帝奇兄弟都

死了。

他有点慌张，半路上决定先来主教堂看个清楚。不能这么惊慌失措地跑去美帝奇宫，杰斐洛想，他总要维持自己的形象。来不及联络自己的那些小密探小老鼠小鸽子，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自己啊，他有点丧气地想。自己为什么没有圈养死士呢？

他这么胡思乱想，其实是在躲避潜意识里已经知道总要面对的现实。午后斜射的阳光穿过彩色玻璃，把教堂里的悲惨场景渲染得色彩斑斓，更带出一种诡异的味道。杰斐洛捂着鼻子，慢慢地穿过彩色的垃圾、破碎的丝绸、歪斜翻倒的条凳、零落各处的尸体内脏鲜血，终于在祭坛的阴影中看到了皮克罗和她抱着的尸体。

应该不是他。杰斐洛不断地重复，肯定不是他！怎么会是他！绝对不可能！他加快脚步，走到一半却不小心被地上的杂物绊倒。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是腿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儿。但是从这个距离，他已经看到皮克罗抱着的那具尸体，那熟悉的栗色头发，弓形嘴唇，自己亲手为他量身定做的宝蓝色插肩外套和红色披风。杰斐洛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脸上充满了惊恐。没错！杰斐洛，如果你今天早上去美帝奇宫，如果你老老实实在朱利亚诺身边……如果，如果，现在也只有后悔而已了。杰斐洛一口气喘过来，却像被人狠狠揍了一顿，浑身无力地靠着旁边翻倒的条凳，伸出手哆哆嗦嗦抓着头发，捂住脸。

看到杰斐洛这个样子，皮克罗放下朱利亚诺，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腿已经麻痹，只能一屁股坐在一旁，她笑了起来，不知是在笑杰斐洛狼狈的样子，还是在笑自己笨手笨脚。皮克罗的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歇斯底里，笑声在到处是彩色尸体的教堂里回荡，显得尤其诡异。

皮克罗终于平静下来，发现腿也可以活动了。她站起来，有点不高兴地看着自己身上沾的血迹，几乎是闲庭信步地走到还在捂着

脸发抖的杰斐洛身边，蹲下来，扳开杰斐洛捂着脸的手，扳过他的下巴，手上的血浆蹭到杰斐洛脸上。她强迫杰斐洛看着自己。杰斐洛脸上都是泪水，不知不觉中咬破了自己的嘴唇，一丝血迹挂在下腭上，蓝色的眼睛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犀利，有点不知所措地任由皮克罗摆布。他努力在皮克罗脸上寻找绯蒂丽卡的痕迹，还是那双紫色的大眼睛，黑色的睫毛还是那样像蝴蝶翅膀一样扇动，头发仍旧很顽固地这里一卷，那里支出来。她怎么看怎么还是在米兰公爵府初次见到的倔强小姑娘。但是，当时的那双充满希望、自信和灵动的眼睛，现在只有绝望和怨毒。

当然没有了。这都是杰斐洛自己的妄想而已。绯蒂丽卡当初没有特别灵动，皮克罗现在也没有特别怨毒。如果一定要说，我觉得皮克罗现在看着杰斐洛的样子，其实是很享受的。这毕竟是她的第一次胜利。这是她把对手狠狠踩在脚下再啐上一口吐沫的时候。她仔细地盯着杰斐洛看了半天，好像要把这一幕记在脑子里。最后，她笑着说：

“这仅仅是开始。”

这句话，皮克罗准备了好久了。说出来，却总觉得不如想象中那么痛快淋漓。她期待着杰斐洛会撕心裂肺地哭泣，会冲过来要跟自己决一死战，会高声咒骂她然后发誓要为朱利亚诺报仇。结果，蓝眼睛的波斯人只是脸色苍白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泪水默默地从眼眶里流出来，混合着脸上的血迹一滴滴地掉在他前襟上。

皮克罗突然觉得有点无聊，摆出一个僵硬的冷笑。仍旧在房梁上探头探脑的乌鸦们又哇哇哇地叫起来了。

目 录

0. 引子	1
-------	---

第一章 佛罗伦萨

1. 叙事人	3
2. 白马客栈	9
3. 夜访	29
4. 胡萝卜与毛驴	41
5. 寄生虫	49
6. 首席公民	55
7. 《以赛亚书》42 章	68
8.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80
9. 那位女人	98

第二章 米兰

1. 叙事人	115
2. 心上的丝线	120
3. 红衣主教和伯爵	139

4. 六个人的第一次见面	149
5. 人口买卖	163
6. 美好时光，只在昨日	178
7. 小鼠婚礼	199
8. Carpe Diem	218
9. 战利品	235
10. 意大利的蝴蝶	249